

從詞法音位學觀點探析吳語縉雲方言

第一、第二人稱代詞前綴語位*

陳貴麟**

摘 要

本文主旨在於觀察及分析南部吳語縉雲方言人稱代詞兩個特殊的前綴語素的語法意義和功能。本文以《浙江吳語分區》(傅國通等 1985)、《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曹志耘等 2000)、《南部吳語語音研究》(曹志耘 2002)、《當代吳語研究》(錢乃榮 1992)等書為基本資料,並搭配實地調查的幾篇文章,探求這兩個語素的語位及其本字(或稱為初寫字)。在方法上,先考慮共時結構中前綴語素的意義和功能,其次對照古音的流變找尋相關的漢字,最後圈選最佳初寫字。

縉雲話屬於吳語南片的處衢片,本身有西鄉、東鄉和南鄉三種次方言,其中西鄉和東鄉在人稱代詞方面比較特殊。歸納人稱代詞的 15 種句型用法,第一式不能用作賓語,而第二式可以。進一步追索關鍵點是出現在主語位置的「訊息焦點」,其外顯的標記就是第一、第二人稱代詞的前綴

2023.06.30 收稿, 2023.11.28 修訂稿收件, 2023.12.17 通過刊登。

* 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教和建議,部分已直接在內文中修正。本文的語料來源為筆者親自所作的田野調查,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編號 NSC93-2411-H-163-003,西鄉方言部分已結案,相關文章見陳貴麟(2004、2005、2006、2007)。當時已同步蒐集本文東鄉和南鄉的基本語料,因問題十分複雜,故留置後續探索。

** 中國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系與通識教育中心合聘專任教授

語素，有兩種可能的分段方式：to-／ta- (te-)，tong-／tan- (ten-)。經過詞音位分析之後，二者可合併成一個語位。

對於第一、第二人稱代詞的前綴語位，前者最佳的候選字是「黨」，後者是「等」。根據縉雲話的內部分析，並參考《公羊傳·文公十三年》的一段文字，判斷「黨」為前綴語位的初寫字。

關鍵詞：詞法音位學、縉雲方言、人稱代詞、前綴語位、初寫字

一、縉雲方言人稱代詞概述

本地在行政區域上隸屬於浙江省縉雲縣。縉雲縣位於浙江省中南部腹地，縣界分別是北緯 28 度 24 分到 57 分、東經 119 度 57 分到 120 度 25 分。全縣分爲西鄉、東鄉和南鄉三個區域，也代表三種次方言。三鄉的語法現象大同小異，其中人稱代詞在西鄉和東鄉有非常特殊的表現形式。

代詞是指代替名詞、形容詞、數詞的詞，在句中做主語、賓語、表語和定語。代詞分爲人稱代詞、物主代詞、反身代詞、不定代詞和疑問代詞。縉雲方言人稱代詞系統共有八類，如表 1 所示：

表 1 縉雲方言人稱代詞系統

	單 數		複 數
	第一式	第二式	
第一人稱	təŋ təŋ.ŋə	ŋə	ŋə.lai.nəŋ ŋə.hɛ.ni
第二人稱	tən tən.ni	ni	ni.lai.nəŋ
第三人稱	gə		gə.lai.nəŋ

在複數方面，第一人稱有排除式的「ŋə.lai.nəŋ」（{我類人}:=我們）和包括式的「ŋə.hɛ.ni」（{我和你}:=咱們），第二人稱是「ni.lai.nəŋ」（{你類人}:=你們），第三人稱是「gə.lai.nəŋ」（{佢類人}:=他們）。在單數方面，第三人稱只有「gə」（佢）一種說法，第一和第二人稱各有兩種表達的方式。第二式的「ŋə」（我）和「ni」（你）比較簡單；第一式的第一人稱有「təŋ」和「təŋ.ŋə」兩種，第一式的第二人稱有「tən」和「tən.ni」兩種，有時 [ɐ] 會高化成 [ɜ]。第一人稱第一式和第二人稱第一式的前綴語素便是本文研究的重心。¹

¹ 縉雲方言連讀變調的表現請參閱本文附錄。

由於本文研究的重點在於詞音位和語法，因此前綴語素的標音方式改為轉寫字母，以便一般讀者閱讀和筆者打字。轉寫方式如下：²

表 2 前綴語素音標字母和轉寫字母對照表

	音標字母	轉寫字母
單數第一人稱第一式	tɔŋ~tɔŋ.ŋɔ	tong~tong-ngu
單數第一人稱第二式	ŋɔ	ngu
單數第二人稱第一式	tɛŋ~tɛŋ.nɛi	tan~tan-ni
單數第二人稱第二式	nɛi	ni
單數第三人稱	gɔ	gii

從表 1 和表 2 中可知：單數第一人稱第一式有 tong 和 tong-ngu 兩種自由轉換的形式，語法意義並無區別；單數第二人稱第一式有 tan 和 tan-ni 兩種自由轉換的形式，語法意義並無區別。單數第一人稱第一式的前綴語素跟單數第二人稱第一式的前綴語素分布位置決不相混。根據筆者實地調查的結果，只有在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代詞之前可以加上語素 (morph)，這兩個前綴語素出現的位置互補，在詞音位的環境中可以合併。換句話說，這兩個前綴語素來自同一個語位 (morpheme)。³

² 雖然知道本字是「我、你」，但本文仍用音標的理由是：因為國語的「我」是零聲母而緬雲話是舌根鼻音聲母，「黨」字在緬雲話單字讀音是 [to]，所以用音標 ngu 較能準確說明「核心語素聲母逆向同化詞頭韻尾」的現象。在轉寫之後，將音節分隔號「點」改為「短橫」，是因為「在主事者焦點時加上詞頭」的現象，於漢語方言和文獻中罕見，藉此強調下文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特殊前綴的詞音位互補的複雜表現。

³ 這裡尚未進行「外部功能」和「內部隱藏結構」的分析，先略說一下情況。tong- 我、tan- 你，在主語位置和某些快速語流的語境下，「我」、「你」的音被弱化甚至消失。人稱代詞的核心詞根隱藏，表面上的語音成分只剩詞頭，但外部功能仍是人稱代詞。在這裡多寫兩句註解，以免讀者誤以為筆者分不清詞綴和詞的區別。

二、人稱代詞的用法與分析

(一) 人稱代詞的用法

所謂人稱代詞的用法，其實就是指它在句子中的出現位置與功能。筆者利用 15 種方式檢測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代詞，其出現位置的情形如表 3 所示：⁴

表 3 人稱代詞的出現位置

		第一式	第二式
1	動詞謂語之前	+	+
2	動詞謂語之後	—	+
3	介詞之前	+	+
4	介詞之後	—	+
5	語氣助詞之前	+	+
6	語氣助詞之後	—	+
7	感覺動詞之前	+	+
8	感覺動詞之後	—	+
9	用作形容性物主代詞	+	+
10	用作名詞性物主代詞	+	—
11	前後都有動詞（分句）	+	+
12	前後都有動詞（兼語式）	—	+
13	判斷詞「是」之前	+	+
14	判斷詞「是」之後無動詞	—	+
15	判斷詞「是」之後有動詞	+	+

以上這 15 種方式，筆者都試著更換不同的語詞以強化論斷的效力。以下每一種方式各舉一些實例說明，先列國語句，再列方言句，必要之處用括號加註初寫字。因方言例句的重點在於代詞和語法功能的探討，以近似音加以標示

⁴ 選取這 15 個例句是因為它們各有其特點，先從平面觀察之後再作歸納。在寫法上參考李如龍、張雙慶(1999)所編的《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裡面所蒐錄的 17 篇文章，詳見文末書目。第一式不能出現於動詞謂語、介詞、感覺動詞及判斷動詞之後，這些語法位置都可以廣泛理解為動詞後的賓語。換言之，第一式不能用作賓語，第二式則可以。

並無任何負面影響，故採用轉寫字母，而非嚴式或寬式的國際音標。爲了強調第一人稱代詞「我」和第二人稱代詞「你」，例句中的「我」和「你」二字及其轉寫字，皆用圓括弧標示。

例句 1：(我)喝了一杯茶。(你)喝了一杯茶。

(tong-ngu) zei lo i pei dzo. (tan-ni) zei lo i pei dzo. (第一式)

(食落)

(ngu) zei lo i pei dzo. (ni) zei lo i pei dzo. (第二式)

例句 2：他打(我)。他打(你)。

gii na (ngu). gii na (ni). (第二式)

例句 3：(我)在屋頂上。(你)在屋頂上。

(tong-ngu) le o dzia-mie. (tan-ni) le o dzia-mie. (第一式)

(在)(屋)(上面)

(ngu) le o dzia-mie. (ni) le o dzia-mie. (第二式)

例句 4：他對(我)說。他對(你)說。

gii yo-no (ngu) ko. gii yo-ne (ni) ko. (第二式)

(講)

例句 5：(我)呢，想一想。(你)呢，想一想。

(tong-ngu) ne sia sia. (tan-ni) ne sia sia. (第一式)

(想想)

(ngu) ne sia sia. (ni) ne sia sia. (第二式)

例句 6：佢呢，(我)不喜歡。佢呢，(你)不喜歡。

gii ne (ngu) fa si hua. gii ne (ni) fa si hua. (第二式)

例句 7：(我)看見他了。(你)看見他了沒？

(tong-ngu) nia tsio gii. (tan-ni) nia tsio gii me? (第一式)

(睺)(著)(佢)

(未)

(ngu) nia tsio gii. (ni) nia tsio gii me? (第二式)

例句 8：他看見(我)了。 他看見(你)了。

gii nia tsio ngu. gii nia tsio (ni). (第二式)

例句 9：(我)的書很多。 (你)的書很多。

(tong) sy to ma to. (tan) sy to ma to. (第一式)

(多猛多)

(ngu) sy to ma to. (ni) sy to ma to. (第二式)

例句 10：(我)的在這兒。 (你)的在那兒。

(tong) le i khe. (tan) le a khe. (第一式)

例句 11：他想(我)會來。 他想(你)會來。

gii sia (tong) ue le. gii sia (tan) ue le. (第一式)

gii sia (ngu) ue le. gii sia (ni) ue le. (第二式)

例句 12：他叫(我)來。 他叫(你)來。

gii ue (ngu) le. gii ue (ni) le. (第二式)

例句 13：(我)是老師。 (你)是老師。

(tong-ngu) zii lo sii. (tan-ni) zii lo sii. (第一式)

(ngu) zii lo sii. (ni) zii lo sii. (第二式)

例句 14：相片中的人是(我)。 相片中的人是(你)。

sia phie ko naing zii (ngu). sia phie ko naing zii (ni). (第二式)

(人)

例句 15：這條魚是(我)釣的。 這條魚是(你)釣的。

i ka ny zii (tong) tio i. i ka ny zii (tan) tio i. (第一式)

i ka ny zii (ngu) tio i. i ka ny zii (ni) tio i. (第二式)

(魚)

(二) 人稱代詞分析

根據上文的描述，第一式不能出現於動詞謂語、介詞、感覺動詞及判斷動詞之後，這些語法位置都可以廣泛理解為動詞後的賓語。換言之，第一式不

能用作賓語，第二式則可以，因此縉雲吳語人稱代詞第一式與第二式顯然有差異，從結構就可以看出端倪。

第一式不能出現在賓語，這裡值得吾人進一步從語料來追索原因。筆者認為出現在主語位置的「訊息焦點」是個重要關鍵。

通過以上例句的描寫，我們看到有前後位置對比的十句，人稱代詞「我、你」若連同詞綴出現的話，詞綴都出現在前面的位置，也就是 1、3、5、7、9 這五例。第 10 例只出現第一式而沒有第二式，應該是「名詞性物主代詞」重點訊息聚焦在這個物品的主人是誰，因此不出現第二式的唸法。⁵

第 11 例顯示：在分句中的人稱代詞是主語，故可加前綴。第 12 例顯示：兼語式的小句主語位於兼語主句的賓語位置，故不可加前綴。第 13 例屬於簡單判斷句，代詞出現在前面主語的位置，故第一式、第二式均可。第 14 例判斷詞「是」之後緊接補語，訊息焦點是主語「相片中的人」而非動詞後面的人稱代詞「我」或「你」，因此補語位置的代詞只能使用第二式。第 15 例判斷句的補語是個小句，此時人稱代詞是小句主語，故可加表示訊息焦點的前綴。

有趣的是，當我們加上「語流速度放慢」和「停頓」這兩種變項時，除了第 12 例兼語式之外，其他所有的例句都可在人稱代詞之前加上詞綴。如果再細分兩種變項出現的時機，在「語流速度放慢」時，通常用的是「tong／tan」；在「語流停頓」時，通常用的是「tong-ngu／tan-ni」。

縉雲西鄉方言中，如果語氣詞之後語流速度放慢或是停頓，那麼就可以說第一式。對比東鄉方言仍用第二式，不加任何前綴。第一式有兩個變體，其中一個用括號表示。例句如下所示：

gii ne, tong-ngu (~tong) fa si hua. gii ne, tan-ni (~tan) fa si hua.

⁵ le 在句子中對應漢語的是「在」而非「的」。就「外部功能」和「內部隱藏結構」來分析，tong、tan 在內部結構屬於詞頭，隱藏了核心詞根的語音成分，其外部功能的標記仍是人稱代詞。

由上可知，在單純的情況下，「tong-／tan-」是加在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代詞之前的詞綴，其語法功能是表示名詞的主格。當語流速度放慢或停頓時，就另外加入了「訊息焦點」的含義，其語法功能是加強指示性或語氣。此時，在主語以外的位置上，人稱代詞「ngu／ni」（我／你）不是訊息焦點，發音被省略，於是只留下具有訊息焦點的前綴「tong／tan」，有些當地人就誤以為是人稱代詞「我／你」。檢驗這個說法的方式，就是請發音人唸人稱代詞時停頓一下，這時被省略的「ngu／ni」就會還原出來。我們據以判斷人稱代詞在普通狀態下是「ngu／ni」（我／你），當有強調訊息的需求時，前面可以加上「tong-／tan-」兩個詞綴。

三、人稱代詞前綴語素的切割方式及其可能的初寫字

上文提到「tong／tan」雖是兩個不同的語素（morph），但它們分別出現在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之前，決不相混。這兩個前綴語素在人稱代詞出現的位置是互補的，因此在詞音位的環境中可以合併。換句話說，兩個前綴語素的原型來自同一個語位（morpheme）。⁶

原先我們粗淺地從 tong-ngu 分出 tong-，從 tan-ni 分出 tan-，就可以清晰描寫語言事實；然而當我們要為這個語位追溯初寫字時，才赫然發現其實語素切割的方式不止一種。以下筆者再補充一些音變的道理，並提出兩種將兩個語素合併成一個語位的分析模式。

（一）第一種分析模式 to-／ta-（te-），最佳的候選字——黨

「黨」這個字通常不作為前綴使用。它可獨用，也可與其他字組合成詞語，如「政黨」、「朋黨」等。《公羊傳》全稱為《春秋公羊傳》，是中國古代經書之一，

⁶ 上文提及 tong、tan 在內部結構屬於詞頭，但外部功能的標記是人稱代詞。從詞音位的角度來看，tong、tan 的韻尾是受到核心詞 ngu、ni 聲母的逆向同化作用而產生的音變，二者原本應該是一個詞音位。也就是由一個詞音位 /to-/ 在第一、第二人稱代詞之前分別產生了變體 [to-]～[tong-]、[ta-]～[tan-]。

據說作者是戰國齊人公羊高，相傳是子夏的弟子，詞語怪異，屬齊國方言或俗語，文公十三年的一段文字，給予筆者極大的靈感。

如果我們認為 *tong-ngu* 和 *tong* 的前綴語素是 *to-*，那麼 *tong-ngu* 的 *tong* 的鼻尾音是受到後面語詞 *ngu* 聲母的影響而增生的，而 *tong* 則是 *to-* 跟 *ngu* 的合音詞。如果我們認為 *tan-ni* 和 *tan* 的前綴語素是 *ta-*，那麼 *tan-ni* 的 *tan* 的鼻尾音是受到後面語詞 *ni* 聲母的影響而增生的，而 *tan* 則是 *ta-* 跟 *ni* 的合音詞。*ta-* 和 *te-* 這兩個語素是屬於同位音，語流速度加快之後，就由 *ta-* 變讀成 *te-*。

「*to-*／*ta-*」兩個語素在詞音位的層次上可以合併成一個語位，選取任何一個語素為語位的代表應該都可以。不過這兩個語素都讀成陰上 41 調，想要尋找這個語素的本字（初寫字）相當困難。在縉雲話中，「黨」字的讀音是 [tɔ41]，可能正是人稱代詞前綴語位的初寫字。

「黨」字在《廣韻》作多朗切，屬於宕攝上聲一等蕩韻，中古主元音是低後元音，收舌根鼻音 [-ŋ] 尾，在縉雲方言主元音圓唇化並丟失舌根鼻音尾而唸成 [tɔ41]。第二人稱代詞因連讀而產生變體，後字「你」的元音的展唇和高的徵性牽引前字 [-ɔ] 變成 [-e]；又因連讀而還原前字「黨」的鼻音尾，後字「我、你」分別屬疑、泥二母，「逆向同化」造成前字韻尾有 [-ŋ]、[-ŋ̚] 兩個同位音。

「黨」字在古籍中有五種具體的詞彙意義：地方行政組織、親族、勾結、偏袒、正直，⁷ 另有一種功能上的語法意義「所」。本文的重點放在後者，《公羊傳》文公十三年有一段文字，以往的斷句是：

魯文公十三年十月，冬，公如晉。魯文公十三年十月，衛侯會于沓。
魯文公十三年十月，狄侵衛。魯文公十三年十二月，十有二月己丑，
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魯文公十三年十二月，鄭伯會公于斐。還者

⁷ 史料舉例如下：《史記·孔子世家》「吾黨之小子」，《釋名·釋州國》五百家為黨；《禮記·坊記》「睦於父母之黨」；《三國志》「有父黨造門」；《後漢書》「黨同伐異」；《左傳》「舉其偏，不為黨」；《尚書·洪範》「無偏無黨」；《荀子·非相》「博而黨正」。《公羊傳》的「黨」字無法套用上述五種詞彙意義；若將《公羊傳》「黨」作為詞頭，具有「主語焦點訊息」的含義，那麼整段文字都能通解。

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子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子斐，故善之也。⁸

這段文字的大意是說：在冬天，公爵去了晉國。衛國的侯爵在沓地與他會面。狄族侵略了衛國。在十二月己丑日，公爵和晉侯結盟。公爵從晉國返回時，鄭伯在斐地與公爵會面。為什麼他的返回是好的？因為他說話得體。為什麼好呢？在去沓的途中，衛侯在沓與公爵會面，並且能夠與晉侯結盟。從沓返回時，鄭伯在斐地與公爵會面，所以這是好的。

這段語譯有什麼問題呢？如果參考春秋時代各國地圖以及畫出魯文公的動線圖，我們就可以知道問題所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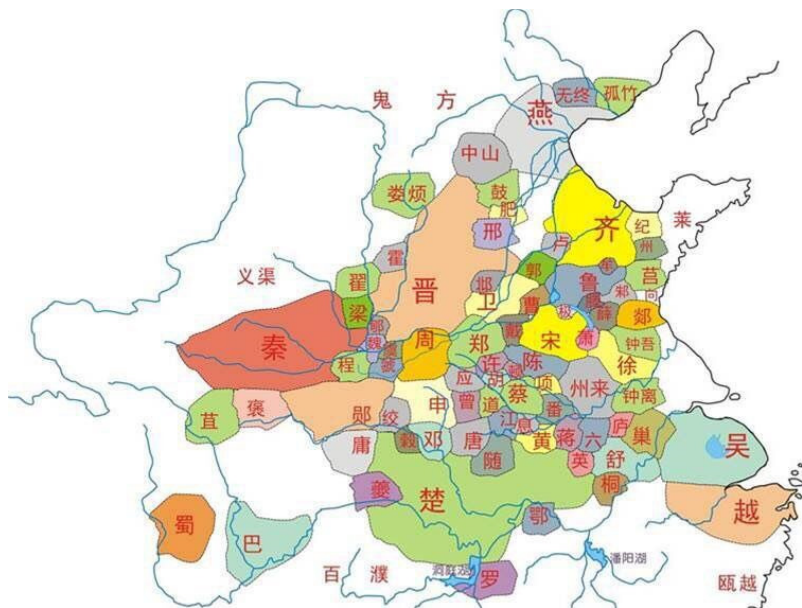


圖 1 春秋各國詳細地圖（圖片來源：維基百科）⁹

⁸ 參閱春秋三傳對讀系統 <http://ar3c.digital.ntu.edu.tw/#compareTab>，比對《春秋經》、《左傳》、《穀梁傳》，均無「往黨、反黨」等字句，《公羊傳》在此有其獨特性，尚未被雅言同化，可視為極少數殘留古語的活化石。

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春秋時期>。

	衛侯（沓）	
晉侯（晉）		魯文公（齊）
	鄭伯（斐）	

圖 2 魯文公的動線圖

「往黨衛侯」，注解為「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筆者認為此注雖不妥，但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齊人語也」意味這段文字有方言土語的成分；第二，「所猶時」指出「黨」這個字不作實詞解釋才說得通，意思是「……的時候」。語譯本身繞了一個彎，跟原文斷句「往黨、反黨」是不搭的。

魯公和衛侯有親戚關係，他們都是周武王的後裔，同屬姬姓，從魯隱公開始就經常結盟。然而文公十三年這一段文字的前半段，是指魯文公到晉國結盟，去程經過衛國，衛侯想趁機拉攏魯國和晉國，因此在沓這個地方拜見魯文公。「往黨」的黨，舊注是「所」，意思是前往沓這個所在地。這樣的理解是錯誤的，因為魯文公去程的目的地是晉國而非衛國。於是注家又有「所猶時」的解釋，意思是對了，但「黨」字從未有「……的時候」的釋義，於是注家又推給了「齊地方言」。

文公十三年這一段文字的後半段，是指魯文公到晉國已結盟，返程經過鄭國，鄭伯擔心之前衛國可能私下跟魯、晉聯盟，因此在斐這個地方拜見魯文公。「反黨」的黨，舊注是「所」，意思是返回斐這個所在地。這樣的理解也是錯誤的，因為魯文公回程的目的地是魯國而非鄭國。這裡注家承上省略，認為「反黨」就是「返回的時候」，當然也屬於齊地方言。

如果將原文重新斷句「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這一段的意思是說魯文公前往晉國的途中是衛侯跟他相會，返魯途中是鄭伯跟他相會。「黨」是一個前綴，加在人名的前面，

可能是個主格標記，也可能表示主事者焦點，有加強指示性的功能。¹⁰ 簡單來講，魯文公去程之中，跟他見面的就是衛侯；魯文公回程之中，跟他見面的就是鄭伯。

至於縉雲西鄉方言第三人稱為何沒有前綴「黨」，或許是已經消失，造成偶然的空缺 (accidental gap)。我們再從縉雲話中補強證據。縉雲土話「咱們」是 ngu-he-ni，翻成漢字就是「我和你」。「黨」在義素上原本有「咱們一家人」的含義，因此比較容易解釋為何縉雲話在第三人稱「佢」之前沒有詞綴或詞綴提早消失。¹¹

(二) 第二種分析模式 tong-/ten- (tan-)，最佳的候選字——等

如果我們認為 tong-ngu 和 tong 的前綴語素是 tong-，那麼 tong-ngu 就是 tong- 詞綴加在 ngu 之前的語素。如果我們認為 tan-ni 和 tan 的前綴語素是 tan-，那麼就是 tan-ni 的 tan- 詞綴加在 ni 之前的語素。

現在衍生的問題是：tong- 和 tan- 兩個語素主元音和韻尾相去甚遠，如何合併成一個語位？我們從語串同化 (assimilation) 的角度就可以解開這個謎團。tong- 是受到 ngu 的影響，tan-~ten- 是受到 ni 的影響。筆者在陰上 41 調尋找本字，發現很難找到恰當的初寫字。後來閱讀《近代漢語語法研究》(馮春田 2000) 一書，提到明代小說中，「我等」、「你等」原本是複數人稱代詞，但實際上用作單數人稱代詞。這給了筆者一個啓示：「我等」的合音詞，意義等同於「我」，相當於縉雲話單數第一人稱代詞的前綴語素 tong-；「你等」的合音詞，意義等同於「你」，相當於縉雲話單數第二人稱代詞的前綴語素 tan-。

「我等」在合音的過程中，「等」受到「我」的影響，主元音變成圓唇的後元音 [ɔ]；「你等」在合音的過程中，「等」受到「你」的影響，韻尾變成偏前的

¹⁰ 類似的前綴如唐五代時期白話成分較多的文獻裡有「是誰」、「是我、是你、是他」，加上詞頭「是」並非構成連繫動詞，而是為了加強疑問代詞的疑問語氣和加強三身代詞的指示性。詳見劉堅等 (1992: 276-282)。

¹¹ 目前筆者僅就自己親自田野調查取得的語料分析推論，關於人稱代詞的前綴語料，似乎是鳳毛麟角，尚未見到相關的其他文獻。筆者 (陳貴麟 2007) 撰寫縉雲方言語法一文時曾請教過游汝杰教授，游教授鼓勵我持續蒐集他處方言語料，或許由此可以開拓新的堂廡。

鼻音，主元音也呈現 [ɐ] 和 [ɜ] 兩種自由變體。如果以上推論正確的話，那麼縉雲話中的 *tong* 和 *tan* 本身就已經是「人稱代詞」，而非詞綴。*tong-ngu* 的 *ngu* 和 *tan-ni* 的 *ni* 都是後加的累增人稱代詞。

在上一節的討論中，其實已經點出一個關鍵，那就是進行「外部功能」和「內部隱藏結構」的分析之後，「*tong*- 我、*tan*- 你」在主語位置和某些快速語流的語境下，「我」、「你」的音被弱化甚至消失。人稱代詞的核心詞根隱藏，表面上只剩詞頭，但外部功能仍是人稱代詞。因此，「等」字無論從實詞「等待」或虛詞「複數後綴」來看，都不適合作為詞頭的初寫字。

此外，第二種模式的看法有個盲點無法解釋，那就是第三人稱代詞「佢等」為什麼沒有產生合音詞？縉雲土話「等」的讀音是 [nain]，發音上也有點距離。因此「合音詞累增人稱代詞」這種說法應該是不能成立的。¹²

四、結語

代詞前綴在漢語方言中並不多見，其來源和初寫字往往見仁見智。本文從共時的角度切入縉雲方言的人稱代詞系統，發現第一式不能用作賓語，第二式則可以，因此縉雲吳語人稱代詞第一式與第二式在結構上顯然是有差異的。其次進行「外部功能」和「內部隱藏結構」的分析。*tong*- 我、*tan*- 你，在主語位置和某些快速語流的語境下，「我」、「你」的音被弱化甚至消失。人稱代詞的核心詞根隱藏，表面上只剩詞頭，但外部功能仍是人稱代詞。從詞音位的角度來看，「黨」詞頭 /to-/ 有兩個變體 [to-]、[ta-]，其韻尾是分別受到核心詞「我」*ngu*、「你」*ni* 聲母的逆向同化作用而產生二級音變 [tong-]、[tan-]，二者原本應該是一個詞音位。單數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代詞之前各有一個語素，都讀成陰上 41 調。經由詞法音位學的觀點，可知二者互補，語法功能相同，因此予以合併成一個語位。

在一個語位的前提下，筆者再從歷時的角度縱觀可能的同源詞語。本文

¹² 關於縉雲話「我們、你們、他們」，當地文獻對應的是「我類人、你類人、佢類人」，仔細分析語音，初寫字應該是「我等、你等、佢等」，縉雲方言「等」聲母由 t- 變讀為 n-。詳見筆者〈吳語縉雲西鄉方言語法現象探究〉（陳貴麟 2007）一文。

根據語素切割的兩種可能性，推測其初寫字爲「黨」或「等」。如果初寫字是「黨」，那麼 to- / ta- 兩個語素就是前綴的不自由語素；如果初寫字是「等」，那麼 tong- / tan- (~ten) 就是早期合音詞虛化之後的自由語素，後來累增音節「我」和「你」變成半自由語素。兩種說法各有其理，經過分析比較之後，以「黨」爲初寫字的說法較爲合理。

筆者依據縉雲話的音韻系統以及《公羊傳·文公十三年》的一段文字，傾向以「黨」爲初寫字的方案。「黨」加在人名的前面，可能是個主格標記，也可能表示主事者焦點，有加強指示性的功能。經過 15 種句型分析之後，在縉雲話中，表示主事者焦點的這個徵性是第一、第二人稱代詞前綴的必要語意成分。

附錄

本文以句法爲主要研究對象，並未牽涉到連讀變調的問題，因此省略聲調。筆者（陳貴麟 2007：14）：「人稱代詞第一、二人稱的單字音念法是 [ŋɔ31]、[ni31]，在主事者焦點時加上詞頭。如：第一人稱是「□我」[tɔŋ41.ŋɔ21]，第二人稱是「□你」[tan41.ni21]。」本文修正 [tan41.ni21] 爲 [ten41.ni21]；此外，[tɔŋ41.ŋɔ21] 在慢速語流時讀成 [tɔŋ41.ŋɔ31]。縉雲西鄉音節總數有 1,217 個（陳貴麟 2008 修正），聲母 28 個、韻母 43 個、聲調 8 個，入聲長調化，快讀時經常會還原出來一個喉塞音。在二字組連讀調中，可粗分爲連讀變音和連讀變調兩大類。

連讀變音主要表現在一些常用的合音字，如：「不要、勿用、勿會、那樣」等。特殊用途字的連讀變音，如「萬」字，字有二讀：[vɔ214]、[mɔ554]。一般情況下使用 [vɔ214]，如「五萬鈔票」；特殊情況下使用高平調 [mɔ55] 或高平微降調 [mɔ554]，如麻將牌的「五萬」。又如貓字有二讀：[mɔ44]、[mɔ554]。一般情況下使用 [mɔ44]，如「巧貓（小貓）、大貓（老虎）」；特殊情況下重疊「貓」字，後字使用高平微降調 [mɔ554]，有小稱的功能，表示家中所養的小貓。「貓貓」的前字在二字組連讀中，由次高平 44 調降爲中平 33 調。亦即由 [mɔ44 mɔ44] 變讀爲 [mɔ33 mɔ44]，再變讀爲 [mɔ33 mɔ554]。

至於連讀變調方面，目前已出版的文獻中，只有太田齋（2004）調查出縉雲方言二字組連調表。該表實際上是根據縣城五雲鎮和南鄉的口音，因此跟本文的西鄉話二字組連調表未必吻合。例如差別比較大的是陽入的單字調，太田齋所記錄的是 35 調，筆者（陳貴麟 2002）則是 13 調。結論如下：

1. 前字陰平、陰去變為中平調 33；前字為陽平變為次中平調 22，但亦有中平調 33 的變體。（西瓜、桂林；洋油）
2. 前字陰上不變調。（火把）
3. 前字陽上變為高降調。（女夫）
4. 前字陽去變為低降調。（地方）
5. 前字陰入、陽入變為次高短調。（割稻、食飯）
6. 後字有合變式單一型的小稱調。（貓貓）
7. 數量詞二字組的後字連讀調有高、低兩種，意思不一樣。（四角、半日）
8. 二字組入聲快讀時，前字會還原出一個喉塞音。（竹節、角落、白色、綠葉）

連讀時有前字變調和後字變調兩種現象。前字變調的情況舉例如下：陰平居於前字時由 44 調降為 33 調，如「西瓜」；陽平居於前字時由 342 調降為 22 調，如「洋油」（煤油）；陰上 41 居於前字時，前後都不變調，如「火把」；陽上 31 居於前字時往上平移為 53 調，如「女夫」；陰去 53 居於前字時讀成 33 調，如「桂林」；陽去 214 居於前字時唯讀出前面一半的 21 調，如「地方」。陰入 324 居於前字時讀成很短促的 4 調，如「割稻」；陽入 13 居於前字時讀成很短促的 4 調，如「食飯」（吃飯）。後字變調的情形，如二字組「貓貓」[mɔ44-33 mɔ44-53] 的後字由次高平調改為高降調，帶有「小、可愛」之意；數量詞「四角」有四毛錢和四個角落兩種意思。角字的聲調一高一低（[kɔ5]、[kɔ3]），前者聲調提高之後具有辨義的作用。數量詞「半日」有瘧疾和半天兩種意思。日字的聲調一高一低（[nei4]、[nei13]），前者聲調提高且縮短之後具有辨義的作用。（詳閱陳貴麟 2010）

引用文獻

一、近人論著

太田齋，2004，〈縉雲方言音系〉，《外國學研究》58：95-132。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9，《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曹志耘，2002，《南部吳語語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陳貴麟，2002，〈吳語區新建方言音系的幾個特點〉，《聲韻論叢》12：247-268。

陳貴麟，2004，〈中古「流、通」兩攝在吳語縉雲西鄉方言 -m 尾的特殊表現之研究〉，收入林英津等編《漢藏語研究：龔煌城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頁 787-806。

陳貴麟，2005，〈吳語區縉雲西鄉新碧鎮（碧溪、碧虞、碧川）方言音系的特點〉，收入上海市語文學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合編《吳語研究：第三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148-154。

陳貴麟，2006，〈中古入聲字在南部吳語縉雲西鄉方言的演變規律〉，《聲韻論叢》14：113-138。

陳貴麟，2007，〈吳語縉雲西鄉方言語法現象探究〉，《第二屆漢語方言語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入汪國勝主編《漢語方言語法研究》（華中語學論庫第二輯）（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3-26。

陳貴麟，2008，〈吳語縉雲方言東西二鄉音韻系統之差異〉，收入上海市語文學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合編《吳語研究：第四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70-76。

陳貴麟，2010，〈縉雲西鄉方言連讀調之研究〉，收入上海市語文學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合編《吳語研究：第五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57-65。

- 傅國通、方松熹、蔡勇飛、鮑士杰、傅佐之，1985，《浙江吳語分區》（《語言學年刊》第三期方言專刊，杭州大學學報增刊），杭州：浙江省語言學會。
- 馮春田，2000，《近代漢語語法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劉堅、江藍生、白維國、曹廣順，1992，《近代漢語虛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錢乃榮，1992，《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二、網路資料

春秋三傳對讀系統 <http://ar3c.digital.ntu.edu.tw/#compareTab>

參考文獻

- 丁邦新，2008，〈如皋方言裡完成貌詞尾的詞音位變化〉，收入氏著《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409-413。
- 方經民，2000，《漢語語法變換研究：理論·原則·方法》，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石汝杰，1999，〈蘇州方言的代詞系統〉，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85-101。
- 石汝杰，2006，〈蘇州方言的代詞系統〉，收入氏著《明清吳語和現代方言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頁 109-122。
- 伍巍，1999，〈涇縣方言代詞〉，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159-166。
- 何大安，1988，《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吳連堂，2008，〈《公羊傳》、《穀梁傳》之褒善事例析論〉，《正修學報》21：153-182。
- 吳越，2010，《縉雲縣方言志》，浙江：縉雲縣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
- 吳福祥，2001，〈南方方言幾個狀態補語標記的來源（一）〉，《方言》2001.4：344-354。

- 李如龍，1999，〈閩南方言的代詞〉，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263-288。
- 邢公畹，1982，《漢語方言調查基礎知識》，武昌：華中工學院出版社。
- 林立芳，1999，〈梅縣方言的代詞〉，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176-200。
- 竺家寧，1991，《聲韻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姚榮松，2015，〈漢語方言同源詞構擬法初探〉，收入氏著《古代漢語詞源研究論衡》（增訂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 435-448。原刊於 1999 年。
- 施其生，1999，〈汕頭方言的代詞〉，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289-324。
- 秋谷裕幸，2001，《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松山：愛媛大學法文學部總合政策學科發行。
- 秋谷裕幸、趙日新、太田齋、王正剛，2002，《吳語蘭溪東陽方言調查報告》（歷史文獻データと野外データの綜合を目指した漢語方言史研究 2），神戶：神戶市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部。
- 徐雲揚編，1995，《吳語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 袁家驊，1983，《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第 2 刷），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張光宇，1994，〈吳語在歷史上的擴散運動〉，《中國語文》1994.6：409-418。
- 張雙慶，1999，〈香港粵語的代詞〉，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345-360。
- 曹志耘，1999，〈嚴州方言的代詞系統〉，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126-144。
- 梅祖麟，1995，〈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收入《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1-12。
- 許世瑛，1974，《許世瑛先生論文集》（三冊），臺北：弘道文化。
- 許世瑛，1998，《中國文法講話》（修訂 24 版），臺北：臺灣開明書局。原刊於 1954 年。

- 陳忠敏、潘悟雲，1999，〈論吳語的人稱代詞〉，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1-24。
- 陳貴麟，2000，〈韻書中方音混合的兩種類型：音類聯合型和單字雜合型〉，《聲韻論叢》9：353-376。
- 陳貴麟，2014，〈吳語口傳故事姑婦岩之方言語料特點分析〉，收入上海市語文學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合編《吳語研究：第七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385-394。
- 陳貴麟，2016，〈論郊區方言在城市第二、三代強勢方言形成時的重要角色——以北京、紹興為例〉，收入上海市語文學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合編《吳語研究：第八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318-328。
- 陳澤平，1999，〈福州方言的代詞〉，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247-262。
- 傅國通，1978，〈浙江方言語法的一些特點〉，《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2：112-126。
- 傅國通、方松熹、傅佐之，1992，《浙江方言詞》，浙江：浙江省語言學會。
- 傅國通、蔡永飛、鮑士杰、方松熹、傅佐之、鄭張尚芳等，1986，〈吳語的分區（稿）〉，《方言》1986.1：1-7。
-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吳語研究室編，1988，《吳語論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游汝杰，2004a，〈方言接觸和上海話的形成〉，收入鄒嘉彥、游汝杰主編《語言接觸論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319-346。
- 游汝杰，2004b，《漢語方言學教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項夢冰，1999，〈清流方言的代詞系統〉，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201-232。
- 黃伯榮，2001，《漢語方言語法調查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楊秀芳，2022，〈韻部例外演變對本字考索的啟發〉，《聲韻論叢》29：51-74。

- 萬波，1999，〈贛語安義方言的人稱代詞和指示代詞〉，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145-158。
- 詹伯慧，2001，《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
- 鄒嘉彥、游汝杰主編，2004，《語言接觸論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赫琳，2004，《動詞句同義句式研究》，武漢：崇文書局。
- 趙元任，1956，《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原刊於 1928 年，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
- 劉丹青，1999，〈吳江方言的代詞系統及內部差異〉，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102-125。
- 劉丹青，2001，〈吳語的句法類型特點〉，《方言》2001.4：332-343。
- 劉丹青，2003，《語序類型學與介詞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 劉復，1937，《中國文法講話》（第四版），上海：北新書局。原刊於 1932 年。
- 潘悟雲，2004，〈語言接觸與漢語南方方言的形成〉，收入鄒嘉彥、游汝杰主編《語言接觸論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298-318。
- 潘悟雲、陶寰，1999，〈吳語的指代詞〉，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25-67。
- 橋本萬太郎，1979，〈現代吳語的類型學〉，《方言》1979.3：196-200。
- 縉雲縣志編纂委員會編，1996，《縉雲縣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錢乃榮，1999，〈北部吳語的代詞系統〉，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68-84。
- 錢萸香，1999，〈屯昌方言的代詞〉，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325-344。
- 戴耀晶，1999，〈贛語泰和方言的代詞（稿）〉，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167-175。
- 顏逸明，1994，《吳語概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嚴修鴻，1999，〈客家方言人稱代詞單數「領格」的語源〉，收入李如龍、張雙慶主編《代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233-246。

〔比〕賀登崧 (W. A. Grootaers)，石汝杰、岩田禮譯，2003，《漢語方言地理學》
(*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en Chine*)，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國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系（通識教育中心合聘）

glchen@gm.cute.edu.tw

Analyzing the Prefix Morpheme on First and Second Person Pronouns in the Jinyun Dialect of Wu: A Perspective of Morphonology

*Chen, Guey-lin**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two special prefix morphs of personal pronouns of the Southern Wu dialect in Jinyun. This article uses books such as *Zhejiang Wu Dialect Division* (Fu et al. 1985), *Wu Dialect in Chuqu Area Research* (Cao et al. 2000), *Southern Wu Dialect Phonology Research* (Cao 2002), *Contemporary Wu Dialect Research* (Qian 1992) as basic data, and combines several articles written by the author after field investigations to explore their morphemes and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or initial writings) of these two morphs. In terms of methods, the article first considers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the prefix morphs in the synchronic structure, and second, compares sound changes of ancient Chinese to find releva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finally selects the best initial writing.

The Jinyun dialect belongs to the Southern Wu dialects in the Chuqu area, which itself comprises three sub-dialects: Western, Eastern, and Southern. Among them, Western and Eastern dialects are particularly unique in terms of personal pronouns. By summarizing 15 usage patterns of personal pronouns, the first type cannot be used as an object, while the second type can. Further investigation reveals that the key point lies in the “information focus” appearing in the subject positi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Hazard Mitigation, jointly appointed by the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ith explicit markers being the prefix morph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erson pronouns. There are two possible ways of segmentation: to-/ta-(te-), tong-/tan-(ten-). After morphonological analysis, these two can be merged into one morpheme.

For the morphonological prefix phonem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erson pronouns, the optimal candidates are “黨” (dǎng) for the former and “等” (děng) for the latter. Based on internal analysis of the Jinyun dialect and referencing a passage from “Gongyang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13th year of Duke Wen”, “黨” (dǎng) is judged to be the initial writing of the morphonological prefix morpheme.

Keywords: morphonology, Jinyun dialect, personal pronoun, prefix morpheme, initial writing